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八十二目錄

柳宗元十四

柳宗元十四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雖不從一無不字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

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葢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一本來字下有則字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摶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

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

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濩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歴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宏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予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

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内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

矣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予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於人者百

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

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奬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

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

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一本無亦字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天爵論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爲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

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俾爲至靈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爲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爲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肫肫於獨見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爲天之用恒久爲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

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爲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斯一本無斯

宇所及焉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

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撲梏拲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

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也一作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時令論上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

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説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相土宜無聚大衆仲春利堤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季春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務蓄菜伐薪爲炭孟冬築城

郭穿竇窖修囷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

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煖之氣大疫風欬鼽嚏瘧寒疥癘之疾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保流亡遷徙之變若

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所作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睿智者爲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於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於時令俾將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爲之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爲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於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

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祕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爲教立中道以示於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一本行字下有之字者也防昏亂之術爲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爲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於人也且吾子以爲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於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爲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

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衺其有囂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爲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之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下

余旣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

而爲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冬爲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夏爲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

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歐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服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太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太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謟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大暑者數月痒不

得搔痒不得搖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太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爲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

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於（一本無於字）道而已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

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辯侵伐論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於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

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鄰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之而鐘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爲制命之舉非爲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旣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

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可下一本有行字爲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覩其侵伐之端則善矣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

貴遠間親新間舊者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自中人而降守是

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疎吴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倚也顧所信何如爾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䡱硊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

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八十三目錄

柳宗元十五

柳宗元十五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餐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

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轇轕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元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於神夫於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欻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嶽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於垤蝸休於殼龜黿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爲狂局束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己所尊昵

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懼疑貶名絶命不負所知忭嘲似傲貴者啟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鬬冒衝突鬼神恐悖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沓

騫騫忩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中心原
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
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孽背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
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唵呀飛走駢四
儷六錦心繡口宮沈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
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
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矉頞蹙
喙唾胷嘔大赧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
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

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臠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袖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恥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愼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

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罵尸蟲文 并序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於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爲神帝神之尤者其爲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於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爲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爲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爲帝也余

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爲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詭仄而寓乎人以賊厥靈
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潛窺默聽兮導人爲非冥持札牘
兮摇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爲形以邪爲質
以仁爲凶以僭爲吉以淫諛諂誣爲族類以中正和平爲
罪疾以通行直遂爲顛蹶以逆施反鬬爲安佚譖下謾上
恒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
於帝遽入自屈羃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巳口胡人之恤
彼脩蛕恙心短蟯穴胃外搜疥癘下索瘻痔侵人肌膚爲

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爲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吒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蹈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蘼收震怒將敕雷霆擊汝酆都糜爛縱横俟帝之命乃施於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於元都

斬曲几文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亙為棟楹齊為閫閾外隅平端中室謹飭度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墝埆反時燠寒鬱悶結澀癃蹇艱難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屈縮恧嚬蚖含蝎孕蠹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夫甘焉制器以安

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禍氣侵骨淫神化脈體仄筋倦榮
乖衞逆乃喜茲物以爲已適器之不祥莫是爲敵烏可昵
近以招禍癖且人道甚惡惟曲爲先在心爲賊在口爲愆
在肩爲僂在膝爲攣戚施踦跂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致
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朝歌迴車簡牘載焉昭王市骨
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
是達法焉是尊咨爾君子曷不乾乾既和且平獲祐於天
去惡在微愼保其傳

宥蝮蛇文 幷序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爲蝮蛇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爲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旣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内彼不汝卽而汝卽彼犯而鬭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穫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朴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

汝居易汝庭不凌奧不步閨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爲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爲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爲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膂屈脅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恧其腹次且褰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蘄害物陰妬潛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爲蠹爲螟焉可得已凡汝之爲惡非樂乎此

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呥舌搖尾不逞其兇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葺吾檻窖（一作窒）吾垣嚴吾扃俾與草不植而穴隟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挟宥汝於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

其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憎王孫文并序

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猨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唶唶彊彊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

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籍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齩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嗛山之小草木必淩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猨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亦齚猨猨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㴋㴋兮其上羣山胡兹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猨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目宣齗外以敗

物兮内以爭羣排闢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已
不分充嗛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
鬣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厭苦兮號穹旻王
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獲之仁兮受逐不校
退優游兮惟德是儆廉來同兮聖因禹稷合兮兇誅羣小
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
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
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文 幷序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爨暝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葢類物爲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莪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磔之爲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羣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宅兮時闔而闢火炎爲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兮日

十爇而窮災朝儲清以聯邃兮夕蕩覆而爲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燎突兮户駭人哀袒夫狂走兮倏忽往來欝攸孽暴兮混合恢台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休炊息燎兮仄伏煨煤門甍晦黑兮敓伺奸回若燧之天兮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盡巳問之禹書畢方是祟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僇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令不懲兮衆懟咸至皇斯震怒兮殄絶汝類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太陰施威兮元冥行事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衒巧莫救汝死黠知亟

去兮愚乃止此高飛兮翺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
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
急急如律令

辯伏神文 并序

余病痞且悸謁醫視之曰唯伏神爲宜明日買諸市烹而
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曰吁盡老芋也
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懵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
余戍然慚愾然憂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
乎人者衆矣又誰辯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毆開滯結兮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兮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殆於理兮榮衛蹇極伏杯積塊兮悸不得息有醫道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欣焉有得滌濯爨烹兮專恃爾力反增余疾兮昏憒憑塞余駭其狀兮往尤於醫徵滓以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處身猥大兮善植圩卑受氣頑昏兮陰僻欹危累積星紀兮以老爲奇潛苞水土兮混雜蟓蚳不幸充腹兮唯痼之宜野夫忮害兮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

疑中虚以脆兮外澤而夷誤而爲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愼觀之嗚呼物固多僞兮知者葢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爲詞兮顧寤來者

愬螭文并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於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夀善夭殤終何爲兮堆山釃江司者誰兮突然爲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祇兮父母孔愛

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潋潋湘流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魂其安遊覿湘纍兮嗟爾怪螭害江湄兮游泳重淵物莫威兮蟉形決目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旣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顚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兮洋洋往復流逶迤兮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蔑棄無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遊者熙兮蒲魚漫用吉無疑兮牲牷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 并序

零陵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絶湘水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爲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爲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爲憂泄濤鼓以風湧兮浩滉蕩而無舟不讓禄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

無如兮負重踰乎崇邱既浮頤而滅脅兮不欲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搖首以沈流髮披鬟以舞瀾兮魂倀倀而焉遊龜鼉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爲羞始貪嬴以嗇厚兮終負禍而懷懼前既没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己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爲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罻而蒙鉤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貿貿

而無知兮故與彼咸咸謚爲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之爲

余再更噫

招海賈文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汨兮顛倒

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瀇洸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

開闔兮氛霧滃渤君不返兮逝怳惚舟航軒昂兮下上飄

鼓騰趠嶢嵲兮萬里一覩岸入泓坳兮視天若畝奔螭出

朴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

旁午君不返兮終爲虜黑齒棧齴鱗文肌三角駢列耳離

披反齗乂牙踔嶔崖蛇首狶鬣虎豹皮羣沒互出讙遨嬉
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饑弱水蓄縮其下不極
投之必沈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淫嶷嶷君不返兮卒自
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迥置滔危顚崩濤捜疏刻戈鋋
君不返兮焘沈顚其外大泊泙淼淪終古迴薄旋天根八
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下屬泯泯
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艫霏解梢若木君
不返兮魂焉薄海若嚚貨號風雷巨鼇頷首邱山頹猖狂
震虩翻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洛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

而疾平夷悯駭愁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歧路脈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吕氏行賈南面孤宏羊心計登謀謨煮鹽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遥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諡爲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魄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梁邱據贊

齊景有嬖曰梁邱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於此媚余所仇激贊有以梁邱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邱不毀恣其爲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闢正則忌讒賢協慝民蠹國圮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邱可思又況晏氏激贊梁邱心焉孔瘁

霹靂琴贊并序

霹靂琴者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

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竅一夕暴震爲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硜然倒臥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之取以爲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旣良且異合爲二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賛辭識其越之左與右以著其事又益以序而爲他傳

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旣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賛者柳子

尊勝幢贊并序

以佛之爲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爲最勝宜也旣尊而勝矣其爲拔濟尤大塵飛而災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焉不疑礱石六觚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爲福焉孺人之墓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旣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上兮以爲寶拔大苦兮升至眞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元津誰爲友兮上品人德無

巳兮石無磷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并序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西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藉鳴和鑾者數十事遇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爲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於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睹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童鬣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

人兮理平和樂百禮陳兮鳴鑾在御大路遵兮世厖道悖還吾眞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泳旋奫淪兮淵居海遊靈無鄰兮出虎孔時類至仁兮嗟爾眾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阽厥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伊尹五就桀贊 并序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

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

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誡懼箴

人不知懼惡可有爲知之爲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
勿思禍至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
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决道符乃順而起起而
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爲懼雖懼焉如
君子不懼爲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曰以生憂不可常常則
誰懌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
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

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惟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爲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幷序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爲箴旣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

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似一作以）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不忽

永字八法頌

側不愧臥勒常患平努過直而力敗趯宜峻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啄倉皇而疾罨磔趯趞以開撐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八十四目錄

柳宗元十六

觀八駿圖說

柳宗元十六

沛國漢原廟銘并序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卨佐命垂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又俾元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起爲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胄也汝陰脫帝密網摧

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酇侯保綏三秦控
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禼之裔也淮陰整齊天兵導
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平陽破三秦擄魏王絳侯定
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
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與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
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昊穹之
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於大澤以承其靈建赤旗於
沛邑以昭其神假手於嬴以混諸侯憑力於項以離關東
奉纘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得乘木之大統而

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
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
乃奠舊都以壯王業之基生爲湯沐之邑沒爲思樂之地
且曰萬歲之下魂遊於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蚩尤
於是庭而赤精降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布衣於萬
乘而子孫得以纘其緒化環堵爲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
業基岱嶽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
備於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於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
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於舊宜其正名以

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閟宮惠皇嗣服爰立清廟緜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睠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聖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敬乞靈烏可已也銘於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勳揖讓而退祚於後昆羣蛇輔龍以翊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綱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

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於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旗沛庭約從諸侯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殄霸楚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皇宗禋克承崇崇沛宫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旂釁鼓遂據天位魂遊故都永介丕祉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塗山銘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

懷九有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歷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元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於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

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於後裔當位作聖著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旣發華蓋旣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啟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

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子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殛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底定寰區傳祚後允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唯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作則

劍門銘 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尨俗剽嗜爲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衆暴羣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劍門憑負邛陵以張鷙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爲私讎以天討爲己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於是儲峙饗賚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於劍門大攘頑嚚諭引劫脅

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刲剞胷腸振拔
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贊鼓一振元戎啟行取其
渠魁以爲大戮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宏長用能
啟闢險阨夷爲大塗衰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
居首增秩師長進爲大藩宅是南服將校羣吏願刊山石
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爲門環於蜀都叢險積貨混秤
羌髳狂猾窺隙狺狺嘯呼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
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咨列岳牧臣

司梁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
喋血誓士元機在握分命貔貅陳爲犄角右逾岷山左直
劍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
殄殲羣頑内獲固圉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大憝
囚戮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於藩
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序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
戸甿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

父老病已不能啖噉經宿而死輿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踴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涌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輿甿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於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銘

云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待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剔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號於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腐眥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敎於曾惟昔魯侯見命夷宮亦有考叔悟莊稱純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懇懃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祕祉三秀靈泉

帝命薦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

揚芬

武岡銘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帥
南鈞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
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荊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
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
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於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
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

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爲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壻繼來於潭咸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爲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爲時碩臣殿於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爲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爲虺蜮大不爲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鄰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

俾我奉國如令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巑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谷竄披攘
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
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
抵死公示之恩旣骨而完旣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
我始螢賊由公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親山畋澤獻輸賦
於都陶穴刋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楪著以占
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於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
之丹有犀之顚匪曰子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

勗子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并序

始州之人各以罌甒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則塗滑而顛恒爲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爲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垍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甎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嘻肯似於政其來日

新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

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匽溲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

矣子以吾言爲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元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鶻說

有鷙曰鶻者巢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予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烏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西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鷇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

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違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乎又疾夫今之說曰以喣喣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喣喣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其動砉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飢

朝日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予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予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

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於世可乎子從之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

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予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予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如何蔣氏大慼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即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

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予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䄍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禬進有司以問禬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於户部户部之詞曰旱於某水於某蟲蝗於某癘疫於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禬乃通若是古矣繼而嘆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於神也蓋於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

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於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之爲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爲之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其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嘆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予曰予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

歟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爲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

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爲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爲其桴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吾以廣異聞且使遯世者得吾言以爲學其於無悶也揵焉而已矣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轂以戟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綏而以畋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於庭其類衆也然而其

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違而行之者輪恆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卻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爲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且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污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

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恆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貨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謫龍說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煜然被緅裘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

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頩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卽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翛翛也因取裘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

歟爲物者裁而爲之歟予固以爲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敎怒衝涌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爲人拳然爲禽敷舒爲林木嵑嶭爲宮室誰其搏而斲之者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淸觸濁呼召竅穴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剡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爲之者又何獨疑玆膚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爲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爲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冣其所蹈者以

升而降其所升恆多蒙瞀禍賊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多清明沖淳不爲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徼之猶無以爲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間爲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横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羆說

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絶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昔云一作寂寂持弓矢罌火而即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

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蝗蜋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倛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

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數十里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横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倛頭爲龍鳳麒麟蝗蜋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

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是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